

漢書門類

九	五六六	號
一〇	函	
四	架	
一	三	冊

內閣文庫

漢	九五六六	號
書	一〇	函
	一	三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66
冊數	13	(7)
函號	300	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管子卷第十一

臨菑房玄齡註釋

唐

蘆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

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羣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

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

彊虐而暴人止智者即聖王也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正人

朱長春評吐
口便伯術本

色亦是援聖
入法將無爲
皇王解嘲乎

沈鼎新評楊
出賞罰正爲
反道者定趨

管子

卷十一

之邪師智而民師之者也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人

術德行者也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

不從義而順理理之極則無姦僻之事始見於人心則人無不道矣績按反覆還也言民有所趨向則反

道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

處其背理之違則爲是非者自分矣是非既分故行賞罰以當其功過也績按處名物爲是違名物爲非

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

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貴賤成禮君之

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無賞罰則致賞則匱致罰

則虐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

曾彥評給上
信下要衡賞
罰

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居處既治戰則勝守則固績按言明不致賞罰但夫

審教可使民居國則治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也夫

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罰虐則下不信也令

則人無所措手是故明君節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

謂喪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

範之入政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富之以國褻褻謂財貨

也藏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則民親君可用也民

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不道

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蓋其掇而復下其勢固

朱長春評水
波而上二語

可以即道
揚慎評威德
合而民心之
推盡

朱養純評與
功罪相當故
不讓而相從

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擺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烈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布。謂錢也。古者罰刑。或由錢帛也。績。一畝之富。盡按此即宅不種桑麻者。有里布之類。可知也。賢人爲之視。聽。故無不知。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敢讓。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

葉水心評侵
則禮義不明
故危

蘇軾評君亂
臣騰適以予
數

上下不交。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用。賢人隱。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知所歸。故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故曰德也。四語。外。侵則君危。君德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有功者危。令侵則法不刑。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百姓危。幸受戮。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爲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凌。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摧。四者有一至。駕於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摧。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則下。則故。猶是故。施舍優。猶以

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選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

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遂達要淫佚別男女則通

亂隔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別男女則雖先通亂令能隔阂也貴賤有義倫等

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

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

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民所君

也民者已之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

惡君之制已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

務農人不務三則餓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

孔禮選評沐
日浴月百寶
生

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

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

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斬以勝之其終或至於篡殺故曰阿而勝之也此臣人之大

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

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

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

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

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

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

沈氏新評上
下相為用方
無倒亂之病

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

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以嘗君。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

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

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

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盜人主遂行請謁所請

既從外資游說。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

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思貴常伺君以興福故謂之伏寇也。明

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

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

楊慎評沈疑上下而收民事

程敏政評狡婦前貴二種

人寰易惑溺

趙用賢評言刑罰數加於

近侍故使辟不能食其意比黨者必誅之故大臣不能侵其勢

沈鼎新評緩急出其手則太阿倒持視執本執要法之朝何如

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比黨者誅之。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

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

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

人和。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左右與君和之也。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

參。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參會其事者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

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急故能取威也。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威

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

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

肖而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謂黨於下。春通能

矣。易之是。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為勞。

於下。用人財力上以陷主即於下以為兼上下以環。

其私。上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爵制而不可

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勢既凌君故爵制不能加也發

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定制也中人既皆用上誣

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

之富實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

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要之言以惑鬱令而

朱長春評先其君四者總屬中央之人

岳正評曰晉曰幽君之弱味極矣

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四者一作

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

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

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

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

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

也。謂君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

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

百姓勞其身。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以刑役心。刑

趙定宇評始於患不與其事即下患而不勞也親其事不規其道即下勞而不患也

楊慎評下隨

上心以為刑
是謂以刑殺
心

管子

卷十一

也。君則役心以由法制也。續按以人役上。自君臣言。以力役明自等類言。以刑役心。自一身言。刑作形下。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而刑道滔起。

滔謂充也。起謂逸巡曲也。設法有。進退者主制。君心當不。故有合成也。起。區言切走也。

所以主。滔起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道。為制令。君臣之道。主得制者。

其事必有。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不滯必運而無礙。方有圓也。

通者必暢。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有常故執而不合。故和之也。

則固固而不。君以利和。則利也。臣以節信。守節則上。妄則信也。

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

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

抑潛評運圓
執方始能和
信以成禮

劉勰評戒心
動外語名藻

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則容貌

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然。知得諸已。知

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已既不失。於人必不。知失諸民。

退而修諸已。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已。自。所求於

已者多。故德行立。求已多者。必進德。所求於人者少。

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薄賦。故君人者上注。臣人

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

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

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用

沈鼎新評上
注天下注地
故能據法而
國振

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

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

則齊民以政刑。率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

以養其形。而牽繫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

春通。上束於國之政刑。下牽於已衣食之利。循法樂生。而無携心。故愿而易塞。君子食於道。

小人食於力。分民。故道力不同。威無勢也。無所立。必

勢。然後事無為也。無所生。必有為。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

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君子食於道

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無所食也。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

朱養純評易 使易塞正見 法利處

姚樞評食道 食力各有所 歸

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春通。大國三軍。次二

軍者。挾兵易。亂。常多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

不。敢有。幸。亂。心。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

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

時。然。後。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不。行。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人

流。蕩。則。迂。屈。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

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

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

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或體。項時而

而或體。項時而

黃震評正
正官五官所
以成體

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謂上有四，下有二，謂手足也。六道，謂君、臣、父、子、五、四、肢、不

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行之官也。

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

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官女，盡有法制，所以

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

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事，而諸

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

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廢之。故

不傷義也。禮私愛，驩勢不並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愛，雖驩之，超異可也。

逐嫡子而錫
義故禮隆
而不取並適
子爵位尊而
亦事適子也

逐嫡子而錫
義故禮隆
而不取並適
子爵位尊而
亦事適子也

餘子之勢終不爵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得與之並倫也。復尊異，必須行

禮也。選為都佼，員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

威也。所立之嫡，必選其都雅佼好者。又以美衣麗服，覆冒之，章表旌幟，旌異之。凡此皆所以重嫡子

之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郊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讒人無所作

其讒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

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功德兩

兼。勞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與俱得。其

事既周，然後舉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

下之人無諫死之認。君明相賢，必從說如

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

選任之不當而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慝姦惡者也其

所貴非其賢也。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舉有德者以就

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列位不以無德

之人。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奔勞不以傷年有

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德掩勞。苟

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春

通傷年如聖如此則上無因而民不幸生矣有功能

書之循資。如此則上無因而民不幸生矣必賞用

之。故人下以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亾者二。內有

苟生為幸也。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亾者二。內有

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

無別。謂妻妾嫡庶等不分。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

別也。四者即上四亂也。

沈繼堉評舉
德能而又不
類極為詳數

朱觀和評無
別故四亂生

揚悅評失族
失援不有
侯

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國之幾臣春通幾臣

操機術陰權疑主而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機

與敵約謀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失族於內失援

於外此二亾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春通

相以直道春通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官中之亂有兄弟

聽國事也春通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有小人

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言積

然所以亂春通並后多寵而羣妬妬之兄弟亂曰黨

如夫人五公子晉之里荀孤趙呂卻兄弟亂曰黨

偏黨偏則疆弱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

相凌故亂也春通

張榜評此數
亂切中膏肓

通後世所云稱頌大臣功德莽操之於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且舞中民亂曰讐
諄謂以智詐讐小民亂曰財匱財匱賦稅重則財匱生薄
財不供則禮讐諄生慢不重淳質而智詐稱述黨偏
義息故薄也讐諄生慢此三者或生篡君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
姤紛生變此三者能為大變也姤紛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
取其偏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姤紛
之變息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
故內定農則國豐矣二者各稱其所審天時天時各物地生
也則國豐矣順故國豐也以輯民力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
令得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
職也

李泌評象風語殊鮮異

按初當作功

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近其罪伏春通罪伏
文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鄉樹之
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
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
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春通風行草偃
所以稽風衆也吏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
政易飾民風難變立風化其初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者也若
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益衆以
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職故士反於情也

朱長春評是先秦荀韓間一篇長議論
 文字管子大都宜精言以刻新為奇

小稱第三十二

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

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是以我

人猶知而取之。况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是以我

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民之

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以為不善。故我有

善。則立譽。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

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

張榜評始。乎其觀也。奕乎其舉也。津津乎其液也。瞳瞳乎其鮮且曜也。現辭也哉。小稱乎。趙用賢評。以為不善。句言人之觀我。甚明。豈可逃遁。以為不善。楊慎評。以後

口出聲語

張榜評上住。嶄然下起。突然却如正接。

楊慎評與陰。待機在自同。秀發帶氣。充舉。蕭動若春。流。又曰清濁。同化似回。聖之伎。順。

沈鼎新評同。託而美惡異。

其非也。春通。鼓鐘聲聞。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但問外聲。不問宮鼓。

操名從入。無不彊也。謂君自行善持名。操名去人。無

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

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

棄其地。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棄。在於身者。孰為利。

氣與目為利。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

通。氣者。神之運。目者。神之舍。氣與氣交通。目與目交

視。同邪曲。直善惡之分。各以類相見也。故曰。氣一動

志。睥子。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不掩。精而又神。

託而行善。則譽滿天。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

安能名遂

楊慎評若認
定此語喻聖
之外被則理
解耳所謂雖
愛而猶難西
施尚不可暴
况惡面乎文
意甚妙解外
則得

管子

卷十一

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惡用。

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續按別本註。聖人託之而行善。故可好。我託之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來乎。

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不得美名。况於惡之乎。毛嫱西

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嫱西而面有怨氣。亦不能為可好。喻我且惡面而盛怨氣。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

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於人者。皆以惡事充。

以求美名。又可得乎。喻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溢之。虛者實之。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

者。續之。滿者溢之。虛者實之。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

者。續之。滿者溢之。虛者實之。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

者。續之。滿者溢之。虛者實之。故或斷之。或虛之。短虛

者人之所好。故或續之。或實之也。所謂無過不及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

罪也。成湯罪已。故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

稱身之過者。彊也。稱身之過。即治身之節者。惠也。

之人。然後理。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

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反於身。則有善而歸之。民則

民喜。民得善。往喜。民人喜也。來懼身。過來則此明王

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

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梅士享評不
善不歸人更
難然惟仁故
能彊惠

張嶠評有來
懼方有往喜

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

耳人以惡聲懼已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已目見而感則身

不敢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

擗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

父有以感轡筴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穀謂射質接皮者也感謂

深得其妙有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

應於心者也既感字妙絕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

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

內外盡善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

相逆也逆迎也謂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遜以接人有何失乎

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身尚不得况於

人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

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足以理天下更不須益小以

治一人而不損也雖復一身用恭遜敬愛理之纔可足耳亦不須損也嘗試往

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

治亂有恭遜敬愛則理無之則亂也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恭遜

身之粉澤也故在身則榮去身則辱也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

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恭遜敬愛化之可使生愛審去之身雖

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父母兄弟恩情結固苟無恭遜敬愛化之可令生惡

管子 卷十一 十四

孔穎達評語
自矜貴

沈鼎新評陟
然入喻卿雲
爛芳紉縵綴
兮

朱長春評有病以下又極拾傳益定非一篇
張榜評此謂管子之言也
此後後人追叙也然前後亦有微脈可思
梅士亭評管子嘗遊開方於衛至死乃勸桓公遠之

蓋御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世不患有開方患無管子耳至於易牙豎刁堂巫刑身殺子愈益惡而無所用之棄士也

柯潛評唯詐不能久故貴拙誠

故之身者使之愛惡之是也同是此身有恭遜敬愛則愛無之則惡名者使之榮辱同是此身之名有恭遜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言恭敬遜愛可以變化愛惡榮辱故先王曰道道者貴作變化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從故以此言抑之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

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丞嬰見之未嘗於是丞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官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必發揚之也蓋虛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春通務為矯意勉務其所為非其質矣外以務為內以蓋虛自古大奸小人其尤未不由此塗亦未有不死見本性者也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必將改復本情未有能

劉熙評畢竟
悅駭四臣

終為意也。言三士之忠，皆偽忠耳。必將復其不忠。春
 演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失而反其真也。其生不長，其
 死必不終。偽而露其真也。反者情久，極而歸。性露者
 性久，蓋而歸情。性與情同出而異實。天人交操，其生
 我生之天為先，我行之天為後。先常不離人，後常欲
 去人。一失一偽，一反一露。天之乘人而出入機也。唯
 至聖極惡，無出入其中。則曹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
 操之香履，漢武之輪臺，不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
 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
 逐之。而公有煩苛之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
 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
 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乃復四子者，處暮年，四子
 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置公一室之中而有一婦人

郭正域評桓
公自貽伊戚

黃震評不謹
微杜漸以至
此

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
 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
 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難，故國之道塗
 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二十五家
書於策，謂用此七百食將不得矣。作亂欲公之死公
之書社降下於衛矣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死者無知，則已
 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
 首而絕。幘，所以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
 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門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

沈氏新評又引鮑叔語見公不能用

張榜評餘情孀孀

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武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者酒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朱長春評奇造精刻管子書本行也如是佳不則累想亦如是真不則贗此小稱三舉管子曰其有意乎為言也指遠文深人儒錯道都非法家之論修治兩可服之第曰短語其體可短不可修可小稱不可大議

梅士亭評此篇言君有過貴自稱而自治之自稱則無覆厖自治則無宿愆然其作始也必簡其將畢也必巨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謹其微也桓公悅四諛臣而不能終遠可謂不能謹微者矣故露尸出蟲為天下笑有如鮑叔牙之以能其直事爭於君前也何念之不謹也此叙書者之意也

四稱第三十三 謂稱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昏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

朱長春評冗樵比俳書品劣

辱令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桓公又問曰

仲父寡人幼弱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

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

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

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

也今以忠誠收聚而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

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

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

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

梅出亨評論
有道無道君
臣意旨周匝
而語詞莊聯
文章文是一
變

孔穎達評思
到無道及現
憂危

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此亦可謂

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

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

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

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於

須聞於惡事乎以此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

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

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

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

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於其旁與之近也有

家不治借人爲圖言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

夜言其昏闇之甚也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爲生不相統屬故無朝

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象不治辟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

惡也不分善衆所怨詛詛祝之也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

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赦其婦女唯與婦

從也獠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接遇諸父惟以凶暴馳騁無度戲樂

笑語式政既縣刑罰則烈言其法式之政既已縣曲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

削其民以爲攻伐反以削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釜漏

朱養純評鋪列淫暴昏後之習乳實既瀆滙丹井復漢漢語語轉韻

張嶠評又問臣極周揚

則江海不能滿故必有竭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

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

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

以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

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

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普徧之也

績按別本註盡已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

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

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

管子評言賢去讒是太旨

葉水心評有憂臣服之千古一德之誼

張榜評假寵語已盡其情

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一作辭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也服行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

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斲亡已執依說以進於君專固寵位無求去也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假寵假因也尊其貨寵必能鬻其貴

朱養和評說善媚之巨難施顏面

賄卑其爵位未必能貴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則言已能為輔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曰非我由斯不肖故君有敗乃更推過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其羣處常有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恭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蕭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已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鬪不彌人爭其人見爭則怒令鬪無鬪縫之心唯趣人詔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接諛詔一本作訟湛面於酒行義不從從順也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

生猶奪政。況保貴寵矜。懼寵而矜誇者。則保依而貴於死後乎。重春通擅國蠱君。上以生奪政柄。下以遷損善士。善士則遷改保矜貴寵。而損棄之。捕援貨人。其所捕引者。唯財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貨之人。唯財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國則同乘而等。至其出也。又用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為君。君若有過。黨而駢益。推各奉其身。奉身自潔。推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闕

短語八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十一終

沈鼎新評各奉其身一語刺心酸鼻

管子卷第十二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侈靡第三十五 績按此篇多錯簡不可讀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其

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而令浮故不同也。可與政其

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

道非獨出人也。倍帝倍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亦言非有出人之

朱長春評逐節生枝剪段雖珍瓊瓊玉葉金豆耳文不論奇正大雅則大小巧則小張樹奇語

迭出

張嶠評枝麗之遺

趙用賢評一足有履一足無履以耻辱可以當死也今周公之刑法雖詳有斷

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已混同也

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

不相知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則不相及也人民之俗

者所求故鄉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蹄

非一蹄履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雙履以耻之具也春通一蹄非一蹄履承象形之化也曷加于諸

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

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也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

而考之應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慎審也罪定者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人性之然乎時爽

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未作而民興之

載生也今地利既重人之生殖穀物君則從而毀奪弊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未

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聖

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壽之域則倍堯以前為然也

大昏也博夜也夜謂暗昧之行也今人主至於大昏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春演昏昧也

夜息也上皇之世大含明以上晦廣靜晏以下息晦上何滿稽之庸息下何毀敝之不足經曰俗人昭昭

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此大昏博夜出於道家之

說也其倍堯之世混吾之美之象乎是以易用晦而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日

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日

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日

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日

趙用賢評大昏謂其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

指之罪斷首之罪斷足之罪竟瀾于獄使不致狂法雖善而民猶不服蓋謂古人法簡而治今人法詳不治也

明君北極而嚮明萬物負陰而抱陽君子闇然而日

沈鼎新評重
侈靡亦推詭
之術

朱長春評禮
樂好故上用
幣而珠玉敬
事業賤故聚
力農而粟米
賤事業乃

章所以至道之極昏默而平且之存夜氣也故曰省
本而游樂昏夜本也亥子之交天地一元之復爰歷
萬古之祖乎是除昏無且問曰興時化若何興也其
除夜無日猶除日無歲

理若何也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子以為珠
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其

貴之君若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賤有實敬無用
故度時興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

則人可刑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賤之無用謂珠玉
可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

也春通刑法也侈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秉尊者得
博奉以侈無用處卑者取勤本以豐有實上隆下嗇

上隆以化下嗇以儲此所為人法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

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如常
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

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
可謂務本之始春演貴五穀而賤珠玉明君之德所

事未作之反

權敏政評四
藏皆以為穀
用

自秉以風儉乎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

重國軌諸篇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

操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

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侈靡所

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軌可

得而設也故天子至百姓所藏物不同所貴賤相乘

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為儉之也珠者陰之

此化術也君失術而強蒙術盜之則國困珠者陰之

陽也故勝火珠生于水而有光鑿故為陰
之陽以向日則火烽故勝火玉者陰之

陰也故勝水玉生于山而藏於山故為陰
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

言珠玉能致水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
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賤所貴而貴所賤粟米可貴而賤之不然鰥寡獨者

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貴而藏之則利積於強智

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春通四藏皆國蓄以

待穀之貴賤而權之者無臧則入強智道籠矣則粟

米反貴珠玉反賤賤貴相反百姓救生不給又安四

窮得與五穀之分乎故敬無用而賤有實上侈而下

殷則百姓勤於本而贖於養義於分無告有給天下

蕩平此大同之化均之始也謂始於與時易化上下

以不同為同操不均成均也此結語總結一段不政

是承結上句古文有此奇格後世不能亦不知

與教孰急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管子曰夫政教

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

悲標高舉貌秋雲悽慘有愁悴之容高置且遠能生

人之悲心喻教者憂人之不令見其威容人亦為

之傷悼之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諄之靜

諄油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閏將降其

澤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雖有諄躁之人亦皆

恬靜喻教者灑之溫辭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

而彈梁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教

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意既動則自然怨而使人思之人

蕩搖自然怨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 使人思之人

所生往春通四若四人分喻四教秋雲夏雲諄靜流

楊慎評靜即及人之體在
雲下自知諄
靜感聲也慈
父救過而和
子之怨文生
矣艾派而思
父若流水之
蕩上豈有不
歸者哉此人
所自生者而
往也教之入
人心若然非
曰真有諄靜
又曰人所真
生而往是教
之始也
楊慎評備身

是一見使賢
是又一日以
身見若秋雲
以賢見又若
神山光武對
子陵曰不可
相助為理乎
雖不受使而
人已至今見
桐江詞矣
揚慎評今夫
政一讀教之
身備是則之
顯而若夫成
形之徵者也
政則少此必
能使人

全。教人未有不備備而一關於身。此關不行矣。故貴
備焉。備身如坊表。昭揭而行。天下儀之若發。然秋雲
在空。人見而化矣。雲至秋而昊。天高氣清。人所喜。敬
也。人至賢而歸。視身律物。而肖所治也。斯其比矣。敬
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既從聖化。人則敬
尊備其君。若樊落神山。設祭而祈。福者也。春通。敬待
愛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威民也。尊賢所以勸民也。
故曰。樊神山祭。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
使其賢。不肖化。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
不化。賢與不肖。皆教而使。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
之。則不得。不化也。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
犯。故於為政。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少用為則也。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驗者。全能去則而使。人斯
太平之元兆也。春演則法也。教以身備所則也。非為
則者也。故儀行祝化。不使而眾。則政陳常。樹軌設一
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為。所則少矣。是教曰。內心之

朱養純評見
咸不可弛

徵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以象德。不以象形。
上之化。人以真神。不以徵貌。故用回心。不用革面。用
耻格。不用苟免。其所使備。而神斯為使。眾而諭耳。中
主之憲。未嘗不肅。不如賢主之無憲。而肅為則多。而
取則少。辟不辟之謂也。天下人心。最神能知吾之神。
又能知吾之不神。唯無不神。為全神。全已之神。斯通
人之神。故曰。若樊神山。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
祭。祭不言。而則者。也。用貧與富。何如而可。問貧富
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不知恥。甚貧則濫竊
水平而不流。無源則竭。平而不流。謂水也。雲平。而
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遯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
下有。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愛而無親。則
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愛而無親。則
流。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親左有用。無用。則廢。句之
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廢。句之

朱養純評見
親不可辟

朱長春評天
地之理陰陽
生殺而已尊
之是為德威
惟威生殺天
之威靈刑賞

若相為有此怨。雖曰當有所視而用親之。以僻左則
中此但為怨此而。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
已。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

或復上得短而下持長其役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
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春通田常干罕之
擅刑施上無度以制而下長為用終以危君篡國而
此上短下長危本不稱也。兩承無威無親二者。而

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敗絕祀之事延
及次祖更有犯詛渝盟傷
言之敬祖彌尊始也。祖彌人齊約之信論行也。欲為
罪。敬祖彌尊始也。祖彌人齊約之信論行也。欲為

整齊要束之信。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
所以論行也。震電耀為威為政者所薄德之君之府囊也。凡尊始
取則故威不可弛之也。薄德之君之府囊也。論行論
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
皆囊而藏之故有敗亡之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

君之威權

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王事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
也。春演盟必質於大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君政不
靖國秉倒持于是危本而託齊盟然而無益也。犯者

渝者傷者接至矣不知神以國為依盟以行為信兩
者輔政之用非握政之本君自弛威而假神威命與
幾何其必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論威乎。不瀆不苛如
雷霆尊如四時信上刑無刑之政為契而下卷矣。此

惟威惟明盛德皇極之協也。非論於薄德之因形者
也。然則教神也。政亦神也。在無際之際之微而非化
用形用之判資教以入人則賢鑄天下之不肖資政

以律人則威懾羣下之不逞德引於先刑隨於後故
政大行而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必辨於天地之道
王可成也。請問用之若何。問用政必辨於天地之道

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辨於地
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也。利而民可富通於後靡而士可戚。威親也貴珠玉以
賞士故士可親也。

孔穎達評有
序有恩威
之門

管子

卷之六

六

楊慎等君以政為年以故自壽即以壽

沈鼎新詩應上甚貧富意禮義生于富足故耳

君親自好事謂好為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仁以好任

以使民人君壽以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

命不中道天也莊百姓不天厲厲發疾也六畜遮育五穀

遠熟多也猶兼也春通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威無親之故故君得久長壽考民得恬阜物得蕃穰

然後既富之穀可用民也是以政先養而後教百姓

先知恥而後可使化國之域無瘠人則盈室之戶無

行禽矣此謂自因也不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

若俱賢則不可得去故而取新俱賢若何之曰忽然易卿而移

而制難以王矣關穴將勇者勝蓋既無後以待

衰必先而奪人故用入行政忽而變以吾之變勝其

所不變而後能加之如兩驅齊駕加鞭者超之矣故

晉方盛而楚莊反轅孫叔勝變而足以成名革變舊

趙方強而秦昭潛易武安勝弊故成

名承弊而民勸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名故民勸勉

起衰故上得幹蠱之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應言待

譽下有作新之鼓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故日月

感與物俱長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故日月

之明所謂與日月齊其明春通應風雨而種風時雨

君禮不失故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

出庶物有生莫能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有

上事而又醜惡天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春通醜類

曾彥評最得機要

姚樞評不有語淵甚

者政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稅傳革稅之傳革則外

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變亦外革而內不革之類故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

不可服可革而不革則人有輕君之心故不服也民死信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諸

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化則利竭故死春通革主

必革而變之可服故上與下不同道民死於信侯死於化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

而無益者弊也者家也言國之弊則家也者以因人之所

重而行之非人所重也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好君

故來獵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君上用金玉為幣故用功力好戰

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有田宅然後可

趙用賢評德化可以服人則必死于化矣朱長春評弊計也計國者以家君操因重而行之柄計家起化而

之也

葉水心評足欲瞻願正行民所重

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後樂者也民

之所願也足其所欲瞻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

欲瞻願然後可用也春通行民之所重一句應上衣皮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民生而用

其重于死不得矣故道主於後廢以通民化財故必

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侈貧力本則反于上古不童不弊矣今使衣皮而冠角

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既乏於衣食則君之不能也傷心者

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悴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

致故嘗至味而罷至樂謂富者先奏至樂及食至味而罷之績按罷至樂謂耳倦

也絲竹而雕卵然後淪以灼之雕燎然後爨之然後爨之富

趙用賢評卵雞鳥之卵卵

必雕飾文藻
而後淪以食
之薪必雕琢
而后以炊也

朱長春評畜
化爲句用字
屬下徒以以
下六者予奪
使輟之變化
也富徒以曠
祿貧士伏父
繫錄用罪餘
予虛爵貴其
休貌而無任

者所爲也。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利。丹穴而求
燎薪也。富者靡之，貧者爲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此百姓
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爲也。百姓既爲富者所兼，
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
富者能自爲乎？春通：凡富者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爲。
一人而百工之爲備，力不相兼，故以彼之所怠，借此
之所振，化居而相爲，然後得生，非以自爲也。俱自爲
則無爲之畜化用。今欲爲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
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使而輟之。既使之
用，然後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父繫而伏
成其功。徒以而富之。富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繫而伏
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
伏而破產以贖父也。

收春秋考諫
以時而黜陟
臣有稽穢襍
也以禮齊而
居之功能盛
者強也時舉
譽以名勸之

李泌評政行
畢建

位以驕此人。令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財物
有所費用也。有裸禮我而居之。或有廢用財物，裸禮
利。今則官自收而消也。有裸禮我而居之。於我若此者，順其意
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或令其有所絃率。春通：此
強卽勝。下強，而使服事。服行也。強者，辯以辯辭。其有
強是勇。強，可使服事。服事必成。辯以辯辭。其有
者，則令智以招請。通：招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春
辯繁辭。智以招請。通：招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春
廉以標人。使爲人標式。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
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不能使之
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之
而流徙。春通：乘六不可解。意君以上六柄馭下，而下
之堅強，反乘以赦上也。以下三種不可使，不
能使。皆亡之鄰也。堅強而乘，固爲亢以矯令，不受祿
爵之際。廣德隱俗，立名之士。流徙遁思，以逃祿之士。

劉魏評法制
俱非強入

此謂國亡之郊。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可。故法而
 守常。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守常故而不革也。尊禮而變俗。流遁之俗。上
 信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駟。子朗反。緣。即相也。駟。馬之壯健者。法
 惡者必亂。故棄之。喻姦人之雄。亦亂國當絕。春通。好
 緣。緣。附上也。臣媚結以求寵。好駟。駟。市僧也。大賈曰
 駟。臣以功力市上祿爵者。一日緣。人情而制法。修其
 教。不易俗。齊其政。不易宜。懸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
 受小祿。小言受大祿。駟。主市。其
 市必平。君臣事使亦市道也。此謂成國之法也。為
 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戚。親也。反者。冥也。順
 反之。然後有成。民欲佚而教以勞。勞。勞致於耕。民欲生
 而教以死。死。死致於寇難。勞。勞。則有功。民欲生
 而教以死。死。死致於寇難。勞。勞。則有功。民欲生

沈維垣評真
性貴順習性
貴反

沈則新評神
文不傷斯成
變化以歟合
陰陽

何俊良評辱
舉開國即從
逆惠迪之微
意

而威行。其致死則莫敢當。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
 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外。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
 者。傷其文。情盛則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變其
 美者。應其時。事應其時。故變美也。春通。君司變者。不
 化。故神運而情不可示。文昭而質不可表。反此兩傷
 故善化變之主。藏實而應名。移事而應時。名以人化
 時。以天變。其北端微。眇而起。用。不能兆其端者。菑及
 大。此所謂陰陽之理。陰陽易也。故緣地之利。緣。順。承。從。天
 之。來。事之端。不失其兆者。故緣地之利。緣。順。承。從。天
 之。指。指。意也。當承。辱。舉其死。以舉事則死也。天。開。國
 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

地之吉。綱也。知能順地之利則能參天地之吉綱。承從天之指者。動必

明。句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與失人同也。公事則

道必行。公事則無擁故其道必行也。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

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春演地利有定宜。緣其安以參吉綱。天道昭變化。承其化以明動指。此效天法

地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進善之權。陽明為榮。陰

汗為辱。老子曰。辱為下。賜榮為生。陰汗為死。舉一善

人。祭進而生。舉一不肖。辱進而死。凡舉人于朝。與眾

公之也。書曰。闢四門。公則國門開。道進行而善言玩

私則奈其辱辱。亦既有辱。當奈之何。唯知神次者

反是。奈其辱辱。報舉爵祭神以謝過耳。當令巫祝知神之次。秩

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筭。者操牲及珪璧。執筭爵

以禱神。而謝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小

逆舉之罪也。損因此小損以勝大

災。具其中。辰其外。既以謝過。又當具中心無所專固

也。有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

而復畏。強長其虛。其有強大於已者。則當長

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可信。又當

下難解。臆之。尊薦神也。臣薦善於君。如祝薦筭於神。

尊辱則其不善也。必使賢者陳善而薦之。如祝史明

神者。必可以定國。然而國之利害。常相衡也。安能必

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相準。取小以勝大。如擇禍

從輕是也。此妙智圓于中。而善時應于外也。又強諫

者畏而受之。逆志求道。畏強臣儼一敵國。所以開門

而來善也。唯我內長虛其心。而外正物以視其情。則

善不榮。辱。瞭然中見所。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

朱長春評塞
門與開國開
辱一正一反
此為不能開

而臣有以自
樹者

朱長春評強
與短是人之
剛明與短劣
不齊而欲立
齊之唯舉賢
以風故下俱
以用賢弗二
應

管子

卷十二

之所省謂不為天下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擇人天

之所戴謂為人所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

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若我何故安春通

君門何嘗不啓國門何嘗不關忽有塞則大奸煬竈

而擅權當戶而拒賢也能為大奸非大德不足以勝

能為大塞非大通不足以招故三擇而一付所以安

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孽百姓強與短而

無救且眾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立齊國之若何

立齊國之若何謂寇賊既持強弓又執短兵列陣而

辭高予之名而舉之則歡悅也重予之官而危之與

重官則不避危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儼則踈之毋使人圖

之責知其能隨而在之則自課厲而猶踈則數之毋

無所顧望啓籠納侮使入圖之也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踈已者則數加恩義以悅之

之官皆民譽危之任艱圖大踈之數此所以為之也

撫人若此可以禦上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臣

強與短兵之寇也臣且甚大甚大則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

逼君故將反為害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潭

奈何則察知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問辭也潭

根之毋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大樹深固

事之毋入既才能誅且固事之深蠶之毋涸其深情

常令見之毋不儀之毋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章明之

使涸竭也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生榮之毋失謂生簞殺之

朱長春評固
事毋入言彼
勢方固我無
入挾之

柯潛評慮大
臣亦深思

生祭此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令他事有十

也。雖凶必吉。忍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稔易誅。吉也。春通君臣唯攬威福明誅賞

而已。不儀已上杜其奸也。以下結其恩也。有善章明。無滅無惡。生祭毋失。知結不知杜。大臣挾竊柄而上

陵。知杜不知結。勢家耦猜望而下判矣。持此一權。不惑眾口。狼化而羊。凶弭而吉。故平以滿。

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總謂收積也。故使

時滿積其財。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春通無事之待。即國家閒暇。總修其政。理財用人。無

事之大。政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

靡。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千歲毋出食。春

不。外此謂本事。雖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他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收之。此積之本。

失長春評蕪。秦所言臨淄。開鷄走狗。袂成帷。汗成雨。市之大都會。甲于天下。此則管子侈靡之所鼓為風。

也。至今清湖。駟市數十里。

列集天下貨物。各以類此。

厘其俗豪奢。倡優游戲。五方異會。充其風被哉。

黃震評重農之餘。又擇任以重士。

縣。春通。人有主。縣謂繫屬也。言欲繫屬人。此治用。既

積財。人則於官取之。以理其器用也。春通國無異人。皆主於縣。人無異用。皆統於上之治。然而不

治積之市。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翻乃一人積之下。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

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上雖積一分。下亦積一分。可謂利。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

無常也。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

下。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則國亡也。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

國。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利。不化者。則由所出不。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

變故也。觀而移。變之。視其不可使。因以為民等。等謂。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役。若

此者。使之。率與利之人。而齊之也。春通此以下言用。率而

趙用賢評好名之人必盡知竭能以于虛譽故使為民之長也

朱養和評不自犯自贍則于君民兩利

人。以上言化利。二者無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未業者。使化而居。民唯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以為民首。因官擇其使。以長民譽。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之名者。則擇之。使為興利者之長。春通欲任賢去不肖。好而不已。故簡視其不可任。以為等。而擇任其好名。是以為國紀。好名不已。財乃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則無獨與之名。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以獨名。眾共言此。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醉。既至。有獨名。又有言名。然後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行。當推以為先。今反後其民者之為自贍。能自先之。是為自犯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為自贍。人與利。亦當先之。充國。今乃後之。是自為其贍。不憂國也。春通士以道。民寧有自犯。民以養君。豈專自贍。兩

周元會評用人集事之戒

岳正評三堯語隱而中

者皆法所誅。先士後民。責賢者重。輕國位者。國必敗。教化也。此節主任官義。故首士。輕國位。則有散居之心。故國敗也。春通爵位輕。授所用非人。國空政亂。疎貴戚者。謀將泄。疎貴戚。則有外顧之意。故謀泄。毋仕異國之人。是為失經。異國之非我族類者。也。今而仕之。毋數變易。是為敗成。數變易。其心異。此謂失國之經也。事繁而無功。大臣得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故曰敗成。大臣之家而飲酒。是為使國大消。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不兩盛。故臣強。則國消也。春通懸怒不斷。三堯在臧於懸。返作讐內泄。君臣為讐。損體大消。三堯在臧於懸。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鬻亾乎。雖使三堯在臧。但懸亦不能守其物。亡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樹福。則國從是鬻敗而亾乎。鬻。即與字也。春通連。

楊忱評高元致悔

比比伍連帥縣都縣言雖三堯藏_{在里井之中}我不
 得用而任之_{人之云}公邦之殄_{瘁也}故用人者本也
 政令者所流而治下也_{記曰上酌民言下天上施至}
 尊譚議無賢本不正而下流沮_{故令不酌平苟下不}
 治夫高下法天地所以定君臣而待貴賤以杜爭殺
 也高下不相待則君子小人紛處旁雜倒_{逆而國且}
 有篡殺_叛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公流而下_{譚堯守}
 亂之禍藏不施必公猶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
 其本此位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_{不平令苟下}
 不治_{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令}高下者不足以相
 待_{自處其高欲下待}此謂殺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畏何也_{此謂殺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民已聚而
 散何也_{如此者何也即以德不素積故也}功成而
 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_{神不祐故也}

趙用賢評宗族國之藩屏若毀之則國強兵寇遠而不畏也
 蘇軾評力不可聚強不可煎

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欲來遠
 者兵不信_{欲來遠者必謹於附}略近臣合於其遠者
 立_{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遠則合之若此}
 者則可以立功_{春通略謀略也近臣一心謀合於}
 遠_{所謂制勝于朝廷不下堂而天下服}公國之起毀
 一日如略地之略_{臣近合遠兵出功立}國之起毀
 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_{先自陳國之宗族漸以至三}
 威息故不畏也_{春通始祖建國必有法度世臣所出}
 起也公則不啻廢宗族_{屏輔毀則不啻疏此孤國也}
 遠兵且至_{國小而條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
 不畏而侮_{不量國之小好修遠大雖復行仁不遇}樂聚之
 是也_{其利而猶與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
 力以兼人之強以待其害雖聚必散_{好自勉以聚力}
 欲兼他人之強

用此以禦危害如是者先雖聚後必散

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

供而後利之成而無害大王宣父為狄所攻乃去幽

也不可失扶老攜幼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

而謀泄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疎已親好交外

言讓謂實取彼物於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密利

人之有禍謂因禍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吾欲獨

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是故之時

劉勰評此之自恃非高元也故無害
沈鼎新評讓與陽便非謀泄好大

陳財之道可以行此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身然

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設致財之道亦可行求於

下知然後可以行放置之也春通古時民生養未

遂而俗淳樸乃以道陳財利之下利而上亦利是故

名實兼收無患世衰利之途散而民之知察以道陳

以法令民將不奉約必以身而行所謂輕重轉化之

術君所獨操而密移之也放身作而民效之謂何以

下政言其行術政與篇修靡相合蓋實取行陰利禍

皆富國強兵內外擅利之事必先富而後強先自利

而乘人利先上斃利而下贖利是以曰放身然後行

公曰謂何問所以長喪以黜其時黜黜也居喪者毀

居喪之禮使人重送葬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

皆黜賸之敗也重送葬以起身財憍慢則不及事由

人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春通男女一

力作之財曰身財一日役其身用其財合下文

曾彥評因重喪而葬自不可輕

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

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此親無絕時故曰合親

謂眾約

人皆親教之重葬可以起財故曰眾要之也春通三年長喪至廬草出毀廬深墨黜黜其

時此重喪禮也重喪因以重葬附身附棺廣費校心不以天下儉則天下之物財身力皆起于用矣合親

約眾本先王緣人情制禮廣孝今乃以陽禮為借陰財為用用非不合于禮也

以是後靡費之道為殖之術則絕聖大盜之說蓋有由來矣

貧民也

瘞培謂壙中埋藏處深培也貧人雖無美壘財而有力故教之巨瘞培以役其力也

墓所以文明也

壘墓高美文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明而不滅也

人習為棺槨則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

習為衣衾則增長木之工也

猶不盡故有次浮也

謂上之理猶有不盡也次浮謂棺槨壘墓之外遊飾也

程敏政評詳列眾要財無所不用

朱熹純評語然周恤親睦之風

差樊

樊蕃也謂壘墓之外樹以蕃其制尊卑之外此壘之次浮也

藏以金玉或以器物此棺槨之次浮也

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

備合矣

方喪之時孝子荒迷或不舉大鄰里為食以相餉如此則逝相銜親恩情結固至於守戰

之時必誠力齊敵而不能當之矣

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

流移也俗

禮殊異則人各得其所安故不流移也

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

覩誅流散則人不眺

丘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於其鄉則誅之今

其覩見如此則人安其本不眺望他所而歸之春通喪葬資用通工易事日相食相利利之所趨安居樂業睦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殊俗異禮尊卑貴賤之等也隆殺不同故民不困鄉丘老不通死徙無出有流散則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誅故不眺

以留民俗也

皆令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謔吟思於他所者則誅之或有稱舉號詠於他

鄉者皆誅之凡此皆欲留止人俗不令轉移

斷方井田之數

謂分人之地每斷定其方

而立之田數屋三為井也春通留俗莫如井田

乘馬甸之衆

每甸之衆數賦長轂一乘馬

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曰丘四丘為甸

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

每大陵深

谿皆有靈焉立鬼神之祠使人祭之

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也

人之

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者食寡故曰以能別為食數凡此皆重人本之事也春通喪葬以厚死

內之鬼神也陵谿以謹祭外之鬼神也唯神道之設足以約衆唯吉凶之用最以靡財此治幽者也能別

為食數則治明者乃王人奠祿之制從下士視農以上皆因能詔食者也食於官出於農農穀有所靡用

則本業不損而重

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

不言

張樞評井田丘甸之法極括盡

張嶠評受地之制井然

修祭以餘地與餉也春通祿祭承土謹祭食數二老重而尊之其用豐則國之所入厘供神人之用而君無餘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

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一者則削減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

君始者

謂始為君者也

艾若

一者從乎殺與于殺若一者

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受君者彼或不與從而殺之彼或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

艾若一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

句王事

者上

言從者先無封令始王事故艾取他國之地與先者均齊若一則止

上事

霸者生功言重本

諸侯既受地分則上事霸主隨政命以生立其功用此皆為重

本也。是為十萬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

也。馬猶區也。十萬

朱長春評官
司昭穆承上
祭神祿臣二
項以器事尊
鬼以戰事酬
功然而宗廟
之秩與朝廷
之役官不同
等云云故義
之上祖之尊
兩修無害是
以廟中之序
用聚以聯宗
姓朝中之任

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畷故曰十畷若他國來分
勸勉而與之不敢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人自取其
後春通艾治田也殺什一也寬之也從者艾是首與
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從于殺什一所以廣勸耕
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為句王事者上為句王官
者上事為句此制從無封而始王道以此為上事官

禮之司 言國官禮 昭穆之離 離謂次位 先後功器事

之治 功有大小器有精麤 尊鬼而守 尊鬼謂謹其 故

戰事之任高功而下死 句 本事 戰士雖有高下之 殊各令死其本事

也 食功而省利勸臣 無功則臣勸也 上義而不能與

小利 上當操大義而主斷 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

聞 官爭理職則國治 祭之時上賢者也 賢者居上為

用殺以等賢
勞國休各有
辨君道各有
適則為主之
不可輕也

儀而已非 故君臣掌 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
能有所益 或君有故使臣攝之事亦無曠
故曰君 君臣掌則上下均 臣能行君事故 此以知上

賢無益也其亾茲適 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
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 上賢者亾 謂

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違理故茲適於危 上賢者亾 謂

上之而已 而役賢者昌 役賢則功 上義以禁暴 義

能而用之也 所以除去不 尊祖以敬祖 祖始也尊立祖廟所 聚宗

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 謂聚會也小之封宗以朝於 君而有親疎之殺凡此為主

之重 載祭明置 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 高子聞之

以告中寢諸子 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 寢諸子諸侯諸子之居中寢者

趨用賢評此
以下至雖有
聖人惡用之
皆錯簡也

色正評鬼斧
壁空山册其
角

趙周賢評按
汚殺之事人
猶言屈已下
人也雖有聖

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鼎饋常禮退朝常鼎饋而中

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言何故不送公

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

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人句諸侯

舍於朝不鼎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

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

言至謂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辯於

致諸侯婦人無豫於外政故自吾不為汚殺之事人

布織不可得而衣汚殺言然人必有所汚殺染戮者在

人惡用之言不下入則諸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故雖有聖人惡用之

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人亦何能用準堯為匹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春通中寢諸子一段前後不相

屬後靡不相關所以乾入為取意證耳曰不為汚殺

布織不得衣聖人無用之不為後靡變化財不得富

伯王無能摩故道新道定國家然後化時乎摩謂新

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新其事也故道謂先國貧

王之典刑成新道定國家安然後可以化時也國貧

而鄙富苴美於朝市言國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

遺朝以市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市也者勸也勸者所

也其物莫如盡入於市以市人市也者勸也勸者所

不虛取故鄙人不虛與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

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善句而末事起不

朱長春評國
貧而利專富
干鄙商賈
上之而其有
其美如此則
上困國富而
下無苦息鄙
邑蕭然則市
不通而人莫
盡如也如此

則下困而究
上亦困此先
論富國然後
下及強兵

李泌評即下
無益無社意

後本事不得立

後謂饒多也。未事不饒。多農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春通本善為句主欲。

與本之善。借未後以起之。未貨。不流。農穀無所易。滯賤本傷。

選賢舉能不可得惡。

得伐不服用。

欲伐不服。用必待賢能。春通財富祿充。而後可選賢能。以伐不服。上言二事。此亦兩承上。

百夫無長不可臨也。

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為之。千乘有道。

不可修也。

雖千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夫而伐之也。春通修如左。傳修却之修。

紂在上惡得伐不得。

紂在上位。萬人讐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林。莫不倒戈自伐。故

無有伐而釣則戰守則攻。

言伐紂者。力釣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攻之。春通

釣則戰。是及言兵事。力敵則兩戰不敵。則弱守而強攻。

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

之陋一舉而取天下有一事之時也。

言紂人苟且雖有于聚之夫不

曾彥評民心
從好若此

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為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春通有時與上然後化時應國自伐而人伐之。無築無社則與紂之前。徒倒戈同一陋耳。故乘此時一舉而有天下。萬

諸侯釣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引於人。人必不聽。德齊故七。雄二百餘年。不能統。一民無聽也。民去暴而歸仁也。上位不能為功。更制

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制之。若此者。我有勝人。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

夷吾謂替。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共謀要殺君子。之

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有此道也。春通數言難解。按上言更制能王。此修法政治意。在緣故而更制以修。總應上摩。故道新道定國。然後化時。以此有道約諸侯。殺無道如武之伐紂。一舉取天下

管子

卷之七

法法

揚慎評以同
而久其日之
化立而至非
神所明

之時也。子字不解。王制雖大日子。夷之也。有道王之
 無道夷之。或是與。一曰。有道治國。民所望而歸也。相
 約殺其君。而子於吾。如紂倒戈。然替。獻替也。更替也。
 謂取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定國家。而成王業也。
 也。一曰。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主更新。公曰。何若。問
 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神不明。謂君子不
 以獨取。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
 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
 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亡。可囊橐
 之食。無報明厚德也。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橐之食
 沈浮示輕財也。其散施於人。不顧其報。所以明厚德也。
 川曰。沈。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
 浮也。故為禱。謂先人禱。朝。春通祭祀。縷綿。明輕財而重
 也。故為禱。謂先人禱。朝。春通祭祀。縷綿。明輕財而重

沈鼎新評人
心推戴至手
不識則更歸
神矣

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綿以賞。公曰。同臨。所謂同者。
 其以先後智渝者也。所謂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
 所謂予日有。鈞同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
 先後者也。鈞同財。爭依則說。則說而爭依於已。
 十則從服。若財十倍多。彼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若
 萬倍多。彼則變化而無不如意。而民期。然後成形。而
 故可以成功。而觀者莫能識之。而民期。然後成形。而
 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
 春通。民期成形。而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
 同而十而萬。由依而服。而化不識。則胥天下之人心。
 同於我。而孚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
 如風雨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
 民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由於同之本。其以先。由
 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空。化而謂之曰。識

朱養和評變不可先圖

朱長春評請問非問辭參亂與自亂相承言人君訪詢邊情而為之事謀

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請問為邊若何，以問所智可更。渝者更也。更同而臨。禦邊對曰：夫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同鄰。曰：有變當應機而動。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故不可以常智觀。者應机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令人未當變而輒請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謂參驗知其委變之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使遙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春通樹表，如後世烽火從邊外以傳內，外赴警而內，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食備敵。曰內外相備。

孔穎達評不重候人不私行人斯可以內事

楊慎評天地之道內以運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獲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謂候之來入國者，候人人國或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春通周禮有候人，即候吏偵騎邊之交，與辭主之能固交無攜貳，能必辭無溢言，其人貴選不貴濫，得則成羊陸之蹠，失起吳楚之爭，故不可重也。與不可不重。同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何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春通可不有私為句，即不可有私行人。兩國疆場往來，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春通使能已下上察邊防外之事，萬世之國必下使能固內之事，安內攘外，備邊盡矣。

外大以令小使內則役使大則勞勞則失寶使大而一則大臣之寶獲使其小而分之可以行大小得其能則專專則不惟大臣逸而小臣亦逸此治道之椽而所由以升者也則君亦于椽升而已沈維垣評諭成功于賢良

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萬世之國春通必不信賢國空虛故以有賢能為實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無使其內使其外春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情也使其小毋使其大春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品也有德在位居內而圖棄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大有能在職役外而任小寶也今非理使之故曰棄國寶也春通棄其國寶屬下句直至而聖爵祿國之寶也弃而不吝以任大臣必其人聖智足當之故曰貴一與而聖小臣量材器使稱其能而與之官則無溺職而小材皆可為道能則專二語大臣也椽如漢椽吏之椽佐吏小官毋使踰尊度大踰則小害大下侵上能官官為官即主也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眾乃有長不然則人起為敵此君糾合人羣之道也使其大貴一與而聖句稱其寶使其小可以為道謂使其大臣當

揚慎評輕重若鈞前後可為慈乎無銖無兩何以為輕故輕者非無定而可以

尊之一與其事必無轉移知此則舉能則專專則佚輒有成能立聖人之功謂稱其寶矣使得其能於事必專椽能踰則椽於踰椽猶梯也謂專則功成故佚樂也凡欲蹈越高遠必因梯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踰矣此踰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能官則不守而不散官謂防禦之國遂而名立也國之官則不有寇難若無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材能之士眾必能為之長若不能長之豪傑之人將來對已以兩雄角兩雄之為也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糺察人不為人所糺非見糺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而生矣今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

待上之稱量
但以輕則可
使耳重則極
而不可起輕
善能測之則
重以全衡而
托國輕以得
定而樂死

蕪軾評各賞
寬罰與帝王
信心過別

乎。春通輕重。即申大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
之。國貧用乏。全賞之。善變為惡。以使常。輕重因
其人。或前輕而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
前後不慈。輕者在下。進希爵祿。我操實而使之下。必
奮于功。重者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
輕使之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論道以經
邦。小材輕之下。秩慕實而樂死。是以凡輕者操實也。
臣須君食。故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重不可起輕。
必操君實也。以輕則可使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
實則輕。輕重有齊。重以為國則以為國。輕以為死。
不可起則以為國。輕以為死。道
使輕。可欲全其祿。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
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
逾貧而用。毋全賞。好德惡安句。凶使常。
凶。所使者乃常人。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
若此者。敗亡之道。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

葉水心評強
弱兩可恃

楊慎評外猶
遠兩言廣拓
之意

張榜評與私
則小與公則
大

合同人皆樂推。犯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
故無私怨也。犯強而無私害。故無私害。謂楚貢苞
茅之。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令忠以義
比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
也。國雖弱。令必敬。以哀弱必免也。強弱不犯。則人
欲聽矣。犯雖輕弱。則人違之。春通忠義敬。先人而自
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國禮。加功於人而勿
得。施功而不。所索者遠矣。索貨而置民。所爭者外矣。
交爭無禮者。當遣之外也。春通先人而不以為仁。加
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索遠。而所爭外矣。外則不
爭功名之內。遠。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
則囊括四海。明無私交。則無內怨。偏故內怨起之。
與大則勝。能親與大。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
國故得勝。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交者夷

管子

卷一

二十五

揚恠評聞無私處綠葉發心滋

程敏政評小惠何如因民

吾之由故恐眾怨而殺之春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眾不勝怨家之多則羣殺春演殺不怨利不庸王若下之欲為欲臧孫曰以欲從入則可以人從欲無私合天故人欲聽者我無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有私有欲一日先已而後入一日施入而求報兩者所索所爭狹而無遠內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我私於內比天下亦且知吾之私而內怨矣是以與小不喜不令人怒亦不可得親不可得疏天下忘其德安生其怨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象其遺于交之外者更眾矣天下各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朋家讐而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如以予平造天下之福亦叢天下之怨者也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春通予則私母奪則公此謂無外內之患事

沈鼎新評事君如親則非但際以義矣

故也財食足則外內之患忘也君臣之際也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以禮義相接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萬人以寧故曰神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愛敬矣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但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仇敵故不可不謹之也春通君臣義合非可私也其際交必以禮義為人君之神而後其聯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審大同之公為求聯屬之道故也苟無禮義之紀君失其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以禮而以際際者上下相與但位分之交而情義不孚也陵偪黨叛將起君將安賢不可威威賢則邦國殄瘁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可留之於彼身春

楊慎評禹水
方汨而人聚
之地美即巫
之矣若江湖
則有不令之
來皆利前之
也人皆在吾
前而復有伺
患欲防患于
吾後則難矣
杜事者無事
可杜也

管子

卷十二

通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有禮接而
無威陵宜力在那國士有效才而無留良
前易也水鼎之涓也姦凶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
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
事亦不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
擾也通熟鼎相食而樂聚若江湖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死
樂士安居而老死若江湖之大也者則君量若湖水
之大無不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
谷納故也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
而不令之春通求珠貝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有所簡擇若
珠貝者至君澤之大不令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
割烹皆熟祭畢旅酬政此時若遠熱則交解不處矣
為不可食而利之况又遺其利乎利在來求不須致
令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春通遺利君之
敬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不敢
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

黃震評事左
則拂民未有
危過而不殆

趙用賢評天
地變患生成
不息不可流
停云

嚴莫與大誰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春中國之
敢窺觶之哉通連中國之人為句

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

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
不能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
春通中國即國中必與之養而其情合失利則左矣
凡立君以安人也興王之玉無不同民危亂之主無
不拂民舍其同而左之是觀危國過君而弋利不可
之也弋謂取其能而法之如此必危社主

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

謂陰陽不測之者也春通利人之所欲不可法而禁
故民趨如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故敬事之
如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施化日夜不息
地變不可留停故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是故得天
亦循故之四時周而復始無所易之也

管子

卷十二

二十七

朱長春評得
天化故而從
新得人散利
以同良天道
變化而有常
故高不崩人
心附利而合
衆故卑不可
勝聖人入君
一也法其化
精治身而緒
治國同其流
卑結民而高
守位神天之
用也利民之
趨也唯不可
留乃不可法

管子 卷十二

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得入者卑。

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是故聖人重之。謂重人君

重之。謂重君也。故至貞生。至信。至信生而應之也。

言往至絞。句。生。絞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至自

有道。正生則信至。言往則絞來。皆不務以文勝情。以

勝情情。不務以多勝少。少是能正衆非。故多不能勝

彌虛也。之春通生至信句。往至絞句

生。至合下為句。君心正莫不正。而天下信之。此中孚

之化徒以至。言為膠紛約束。民且苦操切矣。故生至

有道。不以文勝情。主中孚。不動則望。有曆。君子儼然

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約也。不勤則望。有曆。君子儼然

者如。旬身行。必令均平正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

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君入執守故義以尊於

也。所變也。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

而動化變流弊。天地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

之極理。善莫大焉。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

也。若能隨神化而起。王有天下。其所運用。則不可

山也。以常道格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春通典器執

故者。畏變而合天地神化者。變與天地同極。極則變

變則通。通則王。用之道不可以止。山。艮止之義也。

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

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來也。春通

務交多。勝人者動於外者也。用情少。孚人者凝於內

者也。主心無為。百物自刑。如天極不動。衆星自共。是

-2 221 33 899" data-label="Text">

以天下之人。儀而望之。有虞可依。其表正也。行而

柯潛評惟神
化故不可以
道

朱長春評非
仁智不能用
神將流散
而往

朱養純評生
之一字便生
利生欲生詐
生奸

楊慎評三賞
而固然者衣
食之待矣衣
食燕會小行
則俗又即禮
義賞不狗春
秋而別有神
用則民喜生
而不敢莫
當必行則各

化不可止。以王道之原無止也。此為兼仁智而
妙道用其聖人乎。非其人化不流而神與往矣。衣食
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或幾平不全也。親戚

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是故聖人萬民艱處而

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立。人死則易云。死

無所為。不憂其生則難合也。生者有利欲之心。合而

為亂。故易云也。生則難合也。無防盛生姦謀。故難合

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

人以為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類三為之。則以為理

固當然。無懷愧之心。春通此又申私交屬際歸禮義

應上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久之

則禮義。久而一行厚賞則人荷德。故無使下當上必

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

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故商人皆移來入國

上賞。故曰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人自來市非我用

之。此等秦末之談。春秋所不道。○一日衣食之於人

以下皆承上神用動變歸上。下市交以應侈靡之化

從其衣食之忌而時為親戚之大。以習俗之小而扶

禮義之久。則上可以祿賞市羣臣之用而下即可以

豐。後通商人之利。所謂移商於國。用人理財兼利之

法也。借財以鼓人。能即借人以通國布。故不擇鄉以

下。皆言商人貨殖處。使出入唯利無常。內發山林之

情矣。必上侈下靡乎。貴隆其錫。予賤通其廢。著是以

務盡能而與
上為市矣

沈維垣評借
財借入二語
經國遠謀

即所謂忽。然易事變而成名。此法變之小者也。一章

楊悅評描盡
商情

朱長春評極
言商人之于
利以比君臣
應上言利又
歸本篇後靡

文義指歸盡此大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
略借在術主在利商人出國唯從利
來故不擇鄉商人入國遇寇難
又不擇君焉其入國雖不為
則慍怯而苟免國之用亦有利
不為君城守也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
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
利則當容受而取其利也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
市則眾聚喧囂尤多塵埃今使工商一族依之以為
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春通不中什二者非吾財也故
曰二依故上侈而下靡
其本得商工之用故依
得商工之用故依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
之章著上下之儀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
不私積財然則貪動積而得食矣
藏財積棘者所為擁塞也農
積塞其幸者但得食徙邑移市亦為數一
食而已無餘利也其人今移

劉總評能自
得師

朱養和評取
人必以身非
虛心折節不
能

於市此亦為費數而得一耳也春通貪人必求利于
市故不敢妄動如枳藩守而化居各得其食若輕移
徙必失利向之什問曰多賢可云
二止得數一耳問多賢之
鼈之不食叫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
天霜雪不能殺是
從聖人而登云哉能自理則雖聖人不能致自斯之
求之也外何可云者春通王制司馬辨論
官材云之為夷吾之聞也不欲強能材能之士心不
言論敘之也也春通強
也春通強
人以不能不服智而不牧士之材智上不強則勿養
智不為彼一日強官人不能不服春通能士無以服之雖
其心智不為我使牧臣牧也若旬虛期於月津若
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匝一月日期津明潤貌君
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

楊慎評凡欲售于人者必多自云士豈云哉然其飽霜雪而存清虛不強牧而月津明也則觀于其道窮

任數自期以來日既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明人但虛懷接物賢才自至亦猶是也春通旬虛即朔虛天以寅申為天津首尾月死於甲生於庚政以朔虛參用而後明於如一以喻士不為用則虛名因而虛之即下阨而薄之也然後士習可一矣○一日日為君月為臣君道亢制臣道卑服故月常以朔虛為氣盈之用盈則饒也虛則詘也詘凡以應日然後後明生如一比于詘臣以服君上下之交一如此故月可虛而成歲臣可服而成治不可虛乃用下之阨薄故阨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阨而服之至人所與言也春通高賢道廣則爵從崇不擇入而予之謂之小才道阨則任從薄政論材也

而養薄則士云矣

姚樞評總之節時于政一言苞盡政之大小

用此以為處身之行則其理可云矣春通不方之政好人好利非好賢也審為處行賢可論矣

不可以為國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不動以為

道齊以為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晦明藏用若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

其事者欲進而為謀幾再殺則齊一殺尚有參差必理之動唯應所感也再殺則齊再殺然後可齊文

王再駕伐崇武然後運可請也既齊則天下服故講位也陽者進謀以下公問之辭也春通方正蕩平王

道也曲為偏靜為無用世安賴之政必法天隨時而節如生殺刑賞其大者生不動為道齊不一為行去

其避世之尤要于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

此後世之不齊。其再殺乎。即誰能去兵齊之以刑也。如
 此後世之運而應天運。前段云矣。已完不方以下
 皆問辭。下曰。時曰不殺。皆與此應。○一日。聞者拘于
 道。因時者也。以道合時。以時節政。是以靜為道。根動
 為道。行專主不動。以齊行。則避世之為非。進取之權
 也。偏於陰也。守陰乘陽。進謀而用幾。時生則生。時殺
 則殺。以殺為生。而後齊。此天地之運。而節時者之所
 請法也。殺之齊與不動之齊。懸矣。陽進幾應。再殺皆
 運也。所謂節時于政。與時往也。故下對連謀一取之
 時。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
謀崇替相
 因。若天地之有滿。虛合離。乃理之。春秋冬夏之勝也。
 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然有知強弱之所
 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是也。尤然。然後應諸侯
 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尤然。然後應諸侯
 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絕也。謂應運而王者然有
智而強殊絕於眾。然後應諸侯

葉水心評智
 謀而又成以
 禮事也。威是敬伸本
 色

可以取天。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

謂以神。以神事鬼。謂依時而故曰無罪。而君壽。而民

不殺。智運。謀而雜。橐籥為焉。難用智運。謀亦須威以
成之。故曰雜。橐籥也。其

滿為感。感則物應。其虛為亾。亾則物散。滿虛之合。有

時而為實。滿時為實也。時而為動。虛時為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
陽時

假貸萬物。精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
於寒熱

氣以長養也。冬有極寒。夏有極熱。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
也。當知一

至之寒。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知其寒熱之虛
為時令以順之

已殺生。句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
其萌芽內發欲生

沈鼎新評罰
震于冬而威
行于秋精心
于虛滿者

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將。合可以畏。其隨行以為
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將。是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未初秋之時。寒涼方至。
兵。將凝合。初見其畏。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分
其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隨其多少。委
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於時之化。為化
中則守之。偏則調之。極則應而動之。精以治身。緒以
治國。謀于此矣。虛滿也。合離也。孤虛旺相。分至之候
也。強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
時。君應其政。故觀于天地。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
應邦交。而內以安存國。天人神鬼交感之數。盡于此
時矣。所以君民國三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定傾
與天與人之說也。以智運謀。合時之變。以雜彙刃。用
時之殺。滿為感之。虛為凶之。合為實之。動之。其上則
二。至陰陽進退之極。物盛則衰也。其下則二分合。動
動靜之中。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
時善貸生。殺萬物。道有極至。而運相交通。是以天道

何良評
色臭味俱與
時

聖人常守其中。偏則冬厚夏熱。陽厚陰寒。起于二候
之極。不調。而二氣之錯。相過矣。是唯王者謹于日至
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在。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
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事。相其偏則將合
以馬。為春首憲。隨行為兵。為秋肅殺。皆從時運多少
之分。應之。委曲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虛滿合離
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謀幾。應感是故
殺不害生。而殺以為生。再殺則齊。道如是。爾云再殺
者。運從陰。殺起陽。生。又回陽。生。歸陰。殺。則萬物齊。
天之神。用道之秘。符亦國之時。政難言哉。難言哉。請
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對曰。陰陽之分。定則

甘苦之草生也。

陰陽之分。定於吉。則有甘。草生。薺。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葶。是也。

其宜則酸。鹹。和。焉。

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

形色定焉。以為聲樂。

酸。色青。醜。色黑。青。聲。魚。夫。陰。陽。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

柯濟評性理
人能補履陰

進退滿虛凶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

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

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

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處設

法以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

誠其祥不弭當受之者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

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唯守正以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

應之也之氣不能必其亟而反其重咳連上不動毀之進退

即此數之難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纒有形而違反者或遲重滯疑久而不去者

黃震評數
災感凶忽靡

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乍進乍退者此形之時變也

凡此皆災敗者數難得而知之者謂歲年之形有變也秦通王代天也天時王政之所

節也不日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膠合天人之形幾不應符而坐視以行盡聖人為無權矣安云造命

不言命也故曰唯聖人不為歲奪餘滿補不足夫二

至變遷甘苦草生此陰陽之相乘代而氣變極於斯

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五聲之空迭竭

還生其滿虛散合之進退乎亡時者于觀歲變焉而

變之亡時未嘗不時于觀歲通焉易曰窮則變變則

通通之道不外於定而能相分以神其定則應之所

為轉之也故曰通政事以贍民常醫用之充承以療

民疾而相運王用之奪補以回民經而相變也變之

朱養純評形
空氣極微極

之運不可人爭而可以人挽此動毀之功以銷進退
 之應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水旱勝救
 在陰陽之縱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在數不
 逐形以通其變此為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調
 為燮而六合恃
 聖人之輔為生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
 至無形聲如辭言之靜者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
 得而治動災之餘氣潛然發動愛憐之氣已潛然而
 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春通沮止也靜也必沮
 其亟則當沮其平陽動陰靜沮動以靜然而餘氣愛
 氣之潛而動潛而哀則皆陽候也胡治之氣母子相
 生我生日餘氣生我日愛氣孤虛旺相之相乘相竭
 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空而衰矣治動者于此迎
 符而制先後相克之害也太史之占歲運以啟王者
 之調贊以示道者之煉修不過五德四序之還宮者

程敏政評恐
懼修省何患
海

持其靜以治其動耳已微乎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沮氣
 立分位而觀察之伯美然後有輝伯深思貌謂深得其美理
 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名則修德於心
 之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穰或滿而樂或虛而哀也故書
 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春演滿虛

即孤虛王相之位其衰也生也其生也代也交迭而
 勝迭而用也是故平歲之紀貞而元一月之周晦而
 朔一日之候亥而子陰符曰天地殺機以其殺而為
 生乎上之常之為歲虛盈虛下之變之為反重補奪
 修之心其精治也修之心而應其緒治也是以恩愛
 交生聖功由焉觀于殺而得其氣得其機得其待
 之始含章為伯美待之積發光為有輝易曰美在其
 中而暢四支發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為兩

曾參評天地
大文不可倚

孔穎達評合
滿則散虛隨
之然終以人
制天

列為四。位為八。八風從律。八卦相生。一令當位。而泰
交為用。三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為用。兩不
生。幾于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日四帝四神。夫五行之
數十。而布于四時。則八。四時之序。母生子。而火于金。
則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能生金。而待土以生。火無
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土。離曰畜牝牛吉。其
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同位。內經二火。與上而中。然
則天地之。不盈于火。可識矣。火之不能為。有可識矣。
用火之。不欲其有。又可識矣。微乎神乎。斯以殺為
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難為俗儒解也。問
運之合滿安臧。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
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為位。以觀災處。氣
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隱。可得知
之乎。春通。無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天地之運。有
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王者之政。有為
運謀。有為應變。有為變之所不得回。則人代之數。不
得不凡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所載。聖人之遠計。良

朱長春評世
數未來之測
非運氣歲周
之說

沈鼎新評禮
移律廢則農
傷則亂漸且
臣富而權歸
躬后退衰寧
愆言即

法于世。何不周。而世卒無有不移。天常善而人無常
善也。故安臧之問。所以極變也。變氣之數。三王不能
回。是以屋社更祭。無時。誰迷于陰陽之患乎。圖二十
樹物觀風氣。以修省而弭禳。或祈永之道耶。二十
歲而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管氏對曰。從今
下安寧。德義可廣。又十二歲。代將亂而攝其。周鄭之
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鬼神之祀絕矣。周鄭之
禮移矣。禮移。則周律之廢矣。周之法。則壞矣。春通
伯之終。三。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
家之命。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荆棘生焉。故草之屬。移變於不
通之野。春通。攝胡滅越。移中國之植於朔漠。南交之
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聲。謂樂聲。衆亂。則聲服俱變。
服。則臣有依駟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
射。則臣有依駟之祿。養駟馬。及其受祿。又以稱之。

管子

卷十二

守六

春通三晉 婦人為政春通七國 鐵之重反旅金則母

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當重之謂下流卑識不重

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也春通兵甲戰爭鐵重旅金

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而悲者食多鹹苦

曲鹹苦皆水秦以水德代周歷三代 則人君日退亟

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昏人 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

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 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

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之祀改其

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春通 視之亦變旌靡

秦巡遊勒石之祀郡縣天下之號 古之祭有時而

目視而取觀之風氣春通占風望氣 星成祭星以祈風 有時而星燿燿星之明或

星氣之和者也 有時而星燿有祭明星者 有時而

燿燿星之明或 有時而 鼠應

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君之憂人故廣

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 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

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樹物也春通術故悠助其大

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歲數

移廢聲服變神祭更國號更皆主運氣安危以應虛

也滿離合時變之務下言祭變則事天事神事鬼之說

也周分野午陽極也過此變則為陰故臣逼上婦擅

之主兵戈起而鐵重於金聲下曲食鹹苦皆陰位氣味

之變運變而國隨之矣祭有時星云云舉三代之變

祭以表世運夏祭闇曰星殷祭陽曰燿周祭曰以朝

及闇曰星燿曰胸鼠應廣子為鼠晝伏夜出應陰陽

之數意三至祭耶華落意春秋祭耶圖具樹物兩應

此此篇終所以歸結于祭謀在人運在天人可回天

朱養和評說 至更祀更號 倍竟合焉可 危

楊慎評明視 疏趾之類使 其物藉美于 空也有若花 落又曰花落 于鼎彝車移 于荆棘與亡 佳對

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弭時變。其謹祭祈天。永命乎。天命衰去。之則移矣。故後靡盡人事。以轉下。之俗。尤必運謀參天。化以持國之衰。○陰陽之數窮。於亥而始於子。子鼠也。一周天為一元。當王者革命。之正朔。樹木生為華。而殺為落。落而更生。則一歲之。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即所云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也。圖具樹物。樹是山川。壇墀封樹之變。三社松栢栗之類。物是文章。服色之。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也。

朱長春評。此後世識數緯符之說。推肯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乎。恐五德所不該。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九流六儒。又其誦矣。意未必管氏之書。其周秦之間。游士歷世運而託為神說。夫談。驗于事後。發徵於古。前術固懸矣。管氏雖智。臨訣之言。不能占三嬖人之必亂。五公子之必爭。其又。迂而及王命。革典之數耶。按古大人之器。惟卜筮。年八百。世三十。周公定洛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

顯自亡秦者。胡而後始紛紛。新漢之交。其最著意。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壹開。奇說異人。幻術鬼。師蠱起。別有一家數學流傳。密授為後代緯書符。命之宗。奉為靈寶。當仲之世。或已有遇之。如石室。蘆灰之傳。得于秘藏。采本。因自神其業。然而左氏。至好奇也。後怪迂徵。應前定之談。不過曰卜。曰夢。曰史。曰巫。曰妖。曰神。見神馮。未有及運數之計。則。此必春秋之後。七國游客。異端方士。占候之家。鑿。空依神。以動世主。而自見奇。內為神仙方祠。外為。風角。望氣。又怪為九章五運。筭推緯。驗至此。廣乃。有不得知者耶。聖不語神。理不及數。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夢之中。又占夢以求甚解。則惑。矣。

又評。後靡大奇矣。時出卮言。曼衍動人。又時與言。吊詭欺人。不欲人且暮。如禪偈秘密耳。其連行儼。儼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免亦作者。故為方駕兩行之。彼談道。此談法。故異彼員。而神博。此方而詭而。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

管子

卷十二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十二終

寛政庚申

管子卷十二終

